

特別名伶秘本武松打虎初集

引 氣概軒昂 蓋世無雙

白豪傑生來胆氣雄 梁山結拜好賓朋 慣打不平稱好友 誰人不知嚙武松
生白嚙武松家住十八浦清和縣武家莊人氏不幸父母雙亡丟下兄弟二人兄長
名武橋手腳殘廢娶潘氏嫂嫂在家相度光陰嚙武松闖蕩四海結交賓朋今日清
晨無事不免到清和縣街坊頑耍一番只可哂

武松生來胆氣雄 五湖四海 武松生來胆氣雄
今日家中無得事 要到街坊散心胸 開言不把旁人喊
嚙到外邊去頑耍 回來關照大長兄 得罪嫂嫂將身動
委住陽關大道路 邁開虎步往前衝 行不多時來好快
將身就把城門進 生涯買賣鬧烘烘 無心觀看街坊景
一直來到酒館內 叫聲小二聽清濃 快些拿上一瓶酒
吃過酒來把賬算 不少分文出店中 不如歇在酒館內
五湖四海訪賓朋 喊聲大嫂女粉紅 走出自家二屏風
清和縣在眼目中 酒館內邊訪賓朋 好小菜兒代幾種
單等誰人到這崩

武松歇在酒館內 鹽快白長街上來了 鹽快手來不消停
就把鹽擔來挑起 出了家門往前行 走大街來過小巷
正行舉目抬頭看 十字路口把人迎 忙將鹽擔來頓下
長街歇下鹽快手 生接酒館內來了 武松酒菜吃个空
開言不把旁人喊 喊聲小二聽從容 快把酒錢來拿去
說把之時將身動 即刻出了酒館中 將身來到街坊上
正行舉目抬頭看 十字街前鬧烘烘 抬起頭來望仔細
武松當時怒重重 罵聲鹽快狗雜種 公平交易你不做
今日犯到嚙的手 要想活命萬不中 喝加人烟望開讓
上前一把握來抓住 拳打脚踢不放鬆 正正打罷多半會
武松當時來跔定 叫聲人烟聽告送 只因酒醉來失手
明人不肯做暗事 親自投案擊鼓鍾 邁步如梭來得快
雙手抓起鼓槌子 敲得大鼓响咚咚 武松正在來擊鼓 縣堂內聽得
打死鹽快命送終 縣衙已在眼目中
了不得鹽快鼻子沒得

清河縣白 縣堂鼓兒鬧 必有公文到

少小須勤學 文章可立身 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尊

下官乃清河縣陳英是也今日正坐午堂耳聽有人擊鼓喚手下人差白有縣白快把擊鼓人代上差白哦哦你是何人老爺傳你相見生白是摻見縣主縣白下跪何人嚼武松縣白為何事擊鼓生白嚼性格不好只因酒後在街坊失手打死鹽快手明人不做暗事親自投案前來領罪縣白武松聽了像兒乃是英雄好漢打死人理當抵罪今日暫且打在深監明日午堂在問差白是縣白牙皂趁轎伺候

本縣今日把堂升 武松領罪監牢登 忙叫衙役快備轎 要到街坊驗尸

身

牙皂聽說不怠慢 轎子備得現現成 本縣就把轎來上 牙皂抬住往前

奔

行不多時來好快 尸廠不遠面前存 喝聲轎夫來頓下 只叫件作驗傷

痕

周身險巴多半會 還是丁死命斬根 分付收屍七人驗 只卦漏來不定

引 食皇福祿 當報君恩

斗大黃金印 天高白玉堂 不讀書萬卷 怎得見君主

生白下官姓劉名雄在陽谷縣充當縣令今日正坐公堂牙白啟報縣主縣白報其

何事差白只因景陽崗出了一隻斑斕猛虎吃人無厭過客居民受害不少請縣主

定奪縣白當有真言差白誰敢誑說不成縣白既然如此快傳地方相見話言未了

地方走起丑白地方地方 各管一莊 如若不到 屁股抵當 我乃老

地方張德

摻見縣主大老爺喚我那邊使用縣白喚你無別只因景陽崗出了一只斑斕猛虎

百姓受害與你鳴鑼一面去到街坊鄉村喧近喊叫還有榜文在此代去各處張帖

景陽崗地方人民過客限定巳午未三個時辰人能行走其餘寅卯辰申戌六時

一概不能往來緊防大虫出來傷人有人能將猛虎捉住賞格黃金千兩緊記了丑

白得令這種差事上身就不好了

地方聽說只一聲 唬吊三魂少二魂 忙將鳴鑼來拎住 榜文代住出衙

耳

就在街坊一聲喊
景陽崗有斑斕虎
有人能將猛虎捉
正正喊把多半會
再到鄉庄來關照

喊聲黎民百姓們
老虎就把人來吞
黃金千兩賞他身
家家戶戶聽得真
免得各家不知聞

太陽不落關門戶
過客往來受他害
你們如若不相信
說罷邁步朝前走
一順長街走下去

大小不能往外奔
謹防大虫下山根
牆壁上面看榜文
委住長街奔鄉村
生接唱衙門內聽得

劉雄正在公堂登
多少住戶被他害
本縣看過老虎狀
百姓聽說齊散去
邊使用縣唱
如若歹虫能捉住
這是本縣分付你

只見黎民把狀呈
多少過客被他吞
吩咐百姓轉回程
本官即刻那消停
你把獵戶代幾名
這個功勞不非輕
赶快前去把虎尋

景陽崗上出猛虎
家家戶戶無可奈
本縣差人去捉虎
忙把衙役來喚上
弓弩药箭來代住
曠近百姓除了害
說罷之時回后去

天天吃了許多人
來到縣堂把冤伸
代你黎民除害根
差白老爺喚我那
快些前去奔山林
包叫你們往上升
差接唱這廂唬壞了

不是叫我們去捉虎
將身就把衙門出
行不多時來好快
一眾牙皂荒郊去

分明送把老虎吞
順代獵戶一同行
陽關古道面前存
个个唬得沒章程

左思右想無可奈
火炮藥箭來代住
委住陽關朝前走
不如歇在荒郊裡
歇須一刻再動身

清河縣白牙皂等我
我把武松傳上
差白是去去行行
來到後監連忙
將武松提出
同到堂前
生白縣主在上
啣武松摻見縣白
武松向你性情
暴躁酒醉失手
將鹽快打死理當抵償
因你親自前來
投案不拖累於人
本縣愛你乃是
好漢成全於你
死罪改為活罪
發配雲南朝省
生白多蒙縣主
縣白手下人現有
公文一道交待於
你起解武松路上
要小心緊記了
差白是生白燥壞了

武松當時泛愁容
就在街坊忙開口
這番去到家欄內
解差答應好好好

要到雲南把軍充
喊聲解戶聽告送
會會同胞大長兄
聽隨二爺奔西東

將身就把縣堂出
我今發配雲南地
一來辭別大兄長
武松聽說不怠慢

跟住解差往前衝
家中未曾把信通
順託嫂嫂女粉紅
邁動虎叉快如風

親自投案到縣中	多蒙縣主成全我	死罪改成把軍充	今日回轉家欄
內 拜託嫂嫂將身動	我今去到雲南地	家中照看大長兄	他的手足不大
便 殘廢之人沒得用	伏望大嫂來照應	夫妻和合在家中	如若兄長得罪
你 萬事全看咱武松	等咱日後回來轉	再為報答女花容	這是我今囑託
聲 千步小心記在胸	由頭至尾說到底	且接唱這廂唬壞了	潘金蓮來便開
去 尊聲叔爺你是聽	你今就把寬心放	千斤担子我來撐	叔爺雲南充軍
家中不要掛在心	千里迢迢路上走	保重身體要留神	你兄手足不大

正行舉目抬頭看	前面頂到嚙家中	停身止步來站下	喊聲兄長開屏
風 敲喊三聲門外站	且接香房驚動了	潘金蓮來香房登	耳聽外邊有人
聲 莫是大郎回家轉	或是鄰居到來臨	香房之中坐不住	要到外面看分
明 移動金蓮來好快	前面頂到大門庭	停住足步忙開口	問聲敲門是何
人 生白二叔回來了	且唱聽說叔爺回來轉	潘氏開門不消停	只請叔爺畧站
站 嫂開兜央讓你行	用手開放門二扇	走進叔爺自家人	抬起頭來觀睜
看 還有公差隨後跟	只請叔爺前頭走	嫂嫂代闔二扇門	一直來到草堂

起	不要當住耳邊風	你今登在家欄內	武松得罪上路中	忙把手鏢來上
口	跟住公差出屏風	將身走出大門外	撞見同胞大長兄	走上進前開了
我	兄長這旁聽告送	只因街坊把酒吃	打死鹽快命送終	多蒙縣主成全
上	發配雲南把軍充	特的來到家欄內	囑託嫂嫂女粉紅	我今就把云南
轉	叫他照應大長兄	愚弟即刻將身動	各樣事情把心容	咱等期滿回家
動	弟兄團圓再相逢	欲要再談三五句	公差一旁催得凶	拜別兄長將身
三	邁動虎步往前衝	正行舉目觀真看	陽關大道目當中	一照陽關走下

慢	又把叔爺口內稱	你在這快等一等	嫂嫂办酒來送行	說罷之時不怠
飯	赶到廚房走一巡	將身就把廚房進	煮飯办酒不消停	裡鍋刷刷去燒
酒	蛋花湯兒打現成	活跳鮮魚外鍋煮	飯頭就把鹹肉蒸	頓上一壺煖燒
上	捧盤托盞奔草廳	行不多時來好快	草堂早在前面存	忙把酒菜來擺
口	請上公差一雙人	叔爺手鏢來放下	提壺旁邊把酒斟	潘氏一旁開了
去	公差大爺口內尊	今日來到寒舍下	薄酒粗肴要包成	你們一同云南
三	不可怠慢叔爺身	路上一切望照應	公門之中好修行	拿出紋銀十兩

單等來人問從容 山神廟歇下武好漢
丑白我乃老地方張德只因景陽崗出了猛虎吃人無厭奉縣主命令關照谷處庄
村眾黎民聽了能人獵戶跟我捉虎說走走去去行行來得甚快前有景陽崗 接道
只見山神廟石上歇下三人在此不如上前問他三人聽了你們胆有天大景陽崗
出了大虫吃人無厭登在此地為何還不快走 生白你是那塊來的 丑白我是陽谷
縣大老爺差來的到此捉虎不知大虫歸落何處 生白你們怕虎咱家最喜捉虎何
難 丑白當有真言 生白誰有誑言不成嗎 丑白既然如此眾人聽了將洋槍火炮点
起 丑壯士聽了現有老虎來了 生白你們赶快退后讓啗來
唱 武松當時怒冲冲 趕奔山頭 武松當時怒冲冲 趕奔山頭捉大
虫
攻 手銜脚鏢除干盡 週身找扎上山峯 就在山中來站下 等待老虎把他
武松正在來等待 一陣腥風透鼻孔 一連幾陣狂風起 猶如地烈與山

讓 我丈夫往內行 丈夫請在前頭走 順手闔起二扇門 夫妻雙雙朝後
走 草堂不遠面前存 將身走進草堂內 潘氏連忙不消停 搬条椅橈丈夫
坐 妻子告訴兩三聲 你在外邊生意做 可知家中大事情 二爺街坊去頑
耍 酒醉失手打死人 只因打死鹽快手 發配云南去充軍 不知好來不知
醜 不知幾時轉回程 千里迢迢云南去 叫我夫妻怎放心 越說之中越悲
嘆 只好家中等信音 你今還把生意做 慢慢家中過光陰 叔爺一日回來
轉 我們才放這條心 夫妻們歇在家中內 生接唱陽關道來了 武松當時急冲

慢	站	底	害	手	故
死虎抬住就動身	我來喊叫百姓們	丑接唱這廂上前	打死歹虫命送終	發配云南把軍充	不是無名少姓童
二爺就在前頭走	快把死虎來擯住	地方聽了這一聲	我今將虎來打死	路過景陽崗一座	家住地方十八浦
地方百姓隨後跟	趕奔縣堂走一程	又把壯士口內稱	快到縣堂去報功	聽說出了歹大虫	清河縣內武家疃
行不多時來好	黎民聽說不怠	你在這廂畧站	一一從頭講到	咱代你們除了	爹娘均皆身亡
				只因打死鹽快	
				丟下了兄長武橋咱武松	
				咱家生來性暴躁	
				酒醉街坊來行凶	

看	氣	胸	風	功	空
斑虎一命送了終	照定惡貫往下攻	畜生一爪落了空	大喝三聲驚人胆	一往一來十幾	二爺一見怒重重
武松心中還不放	認定惡貫拳三下	嚙家上前抓領鬚一手抓住虎頸項	聲如巨雷賽銅鐘	還算武松本勢凶	身子一穿到那崩
雙手舉起攢山峯	歹虫口眼胃鮮紅	脚踏脊背不放鬆	武松越打越有勁	正正打把多半會	歹虫二次又來拍
二爺身汗如水	二爺留神觀真	運動精神吸住	那把老虎放在	二爺當時顯威	二足一碍讓个
				武松連忙身子轉	川跳崩踵很用
				又奔二爺來交鋒	

虎打死大有功以上罪名全行取消插花披紅遊街三日 生白謝謝大老爺 縣白
衙前有事 差白無事 縣白退堂 生白地方把歹虫抬住披紅插花領人開道 差白哦
哦 生白

只叫眾人開湧道	披紅插花	只叫眾人開湧道	披紅插花好威風
斑虎抬在前頭走	後跟好漢咱武松	耀武揚威往前走	雲陽市口眼目中
將身就把街道上	驚動黎民鬧烘烘	个个百姓齊喝采	家家焚香把禮恭
不是英雄來除害	我們怎能把身容	一傳十來十傳百	千千萬萬皆知風
一个名聲傳出去	个个全聞二英雄	遊街三人縣堂進	趕到鄉堂見劉公
停身止步來站下	縣堂內邊把信通		

生白啟報縣主老爺咱武松交令 縣白武松聽了本縣愛你乃是英雄好漢武藝出
眾賞你都頭馬快你可愿做 生白那有不愿道理 縣白既然如此何時領差 生白回
家轉來 縣白家住那里 生白咱是十八浦清河縣武家庄人氏家中還有兄嫂這番
回去將他們搬到陽谷縣再來聽差 縣白約定幾日 生白縣主老爺想我在家酒後

打死鹽快手發配充軍案卷未得完結怕有不便道理 縣白武松本縣現有批文一
道把你代到清河縣交與清河縣主諒事無妨 生白多蒙縣主了縣主速去速來牙
皂無事打鼓退堂 差白哦哦 生白解差我們一同回去 差白是生白前頭代路 生唱
只叫公差前代路 后跟武松
這番不到旁處去 趕奔家中代長兄 將身就把縣衙出 邁動虎叉快如風
一直來到街坊上 黎民迎接齊打躬 各家人烟都驚動 佩服二爺是英雄
穿街過巷不怠慢 跟住公差往前衝 正行舉目觀真看 有座陽關眼目中
委住陽關朝前走 曉行夜宿跑得凶 鄉下人等都曉得 一路之上鬧烘烘
在路行程來得快 前頂清河縣署公 將身就把街道上 縣衙門口在那崩
不如歇在縣堂外 打發公差報從容

生白煩你們裡去通報縣主就說陽谷縣批文已到 差白二爺稍站去去行行前頂
縣堂啟報縣主 縣白報其何事 差白陽谷縣主現有批文來到 縣白呈上來 差白請
縣主觀看 縣白拆開一望言道原來武松充軍路過景陽崗打死一只猛虎 大大有

功陽谷縣老爺賞他都頭馬快誰知他有這樣本領罷了傳他一見差白得令轉過
身來二爺縣主傳見生白是武松見武松當面參見大老爺縣白武松見本縣為何
不敢抬頭生白有罪在身縣白恕你無罪抬起頭來站起講話生謝謝大老爺縣白武
松想你景陽崗打虎有功將功折罪陽谷縣主賞你都頭馬快在陽谷縣當差都要
照公而办生白是縣白本縣代你銷案退下去生白得令縣白衙前無事退堂差白
哦哦生唱

武松當時急冲冲 拜別縣主
這番不奔旁處去 回奔家欄會長兄
停住虎步來站下 叫聲兄長開屏風
潘氏女來坐香房 耳聽門外响嗆嗆
移動金蓮來好快 大門早在目當央
生白 嚙武松回家 且唱
聽說叔爺回家轉 如同陡得金一方
武松當時急冲冲 武松當時急冲冲
邁步如梭來好快 邁步如梭來好快
叫喊三聲門外站 叫喊三聲門外站
香房內邊坐不住 香房內邊坐不住
停身止步忙開口 停身止步忙開口
只叫叔爺略站站 只叫叔爺略站站
拜別縣主出衙中 拜別縣主出衙中
自家門在正當胸 自家門在正當胸
且接唱香房內驚動 且接唱香房內驚動
要到外邊看其詳 要到外邊看其詳
誰人敲動二鴛鴦 誰人敲動二鴛鴦
嫂開鴛鴦讓人行 嫂開鴛鴦讓人行

用手開放門二扇 走進叔爺武二郎 順手將門來闔起 叔嫂二人奔草
堂 二叔請在頭裡走 后跟潘氏女紅 一直到了草堂裡 潘氏上前急慌
忙 搬条椅橈叔爺坐 為嫂問問話短長 你到雲南充軍去 為何幾日轉家
鄉 莫是有人搭救你 或是路道不通商 你把實情對我講 棉得嫂嫂掛心
腸 輕言慢語叔爺問 生接唱 這廂聽得

特別名伶秘本武松打虎二集

武松聽得話從容 尊聲大嫂女粉紅
我到雲南把軍充 路過一座大山峯
咱家就把虎來捉 三拳打死大歹虫
多蒙縣主心腸好 將功折罪賜武松
特為來到家欄內 代我嫂嫂與長兄

東

伏望兄嫂莫怠慢 快些收拾上路中
大郎聽得這一聲 喜在眉頭笑在心
多虧蒼天來保佑 轉禍為福有升騰
轉身吊面賢妻叫 各樣物件查點清
一切物件裝備好 人夫車輛出門庭
一家搬到陽谷縣 日后拜望到府門

式八頁正三之三

二下九頁後頁字

你不問來嚙不說 景陽崗出斑斕虎
陽谷縣內將功報 又見咱的武藝好
一家搬到陽谷縣

巳下三頁台頁字

嚙把言詞說情濃 吃人無厭十分凶
遊街三日披掛紅 賞我都頭馬快充
免得了西的西來東的

丑接唱這相上前 二弟今日脫罪名
我來收拾好動身 車輛叫得現現成
向道右舍與左鄰 潘氏上車不消停

勇勇下三頁台頁字

委住陽關朝前大 誰做消遲怠慢人
一眾人等城門進 大郎街頭把話云
街頭上歇下人 一眾生接唱這旁聽得
武松上前笑容容 尊聲兄長聽告送
說把之時邁虎步 直拍縣衙二屏風
連忙上前來摻見 喜壞縣令名劉雄
紫石後街房子找 住下嫂嫂於長兄
咱在縣堂把差幹 有了案卷忙得凶
縣曰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爾曹 不讀書萬卷 怎得見王朝
我乃陽谷知縣是也 只因昨日上司批文已到山西 反來蕭龍蕭虎牙皂等 差白
正在後邊來尿尿 耳聽縣主把我催 若是一刻去遲了 屁股頭子活吃虧
將武松喚上話言未了 武松走起 生白

在路行程來得快 我們街頭略歇歇

陽谷縣城把人迎 賢弟好去把房尋

你們街旁等一等 一直來到縣衙內
叩見已畢縣門出 兄長還把生意做
武松歇在縣衙內 單等縣主來差用
咱到縣堂去繳公 正遇縣主問案宗
邁動虎步直向東 爛麵行當很有功

戲曲, 淮戲, 武松打虎, 初集 + 二集

Drama, Huai-drama, Wu Song Fights the Tiger. Part One + Part Two

我到長街賣燒餅	家中門戶要當心	將身就把門來出	燒餅藍子手中拎
轉彎末角來好快	渾身跑得汗淋淋	抬起頭來觀真看	茶館店內鬧吟吟
人山人海多熱鬧	全是吃茶把書聽	有人舉杯把茶吃	有人提壺用劉伶
就在街坊一聲喊	喊聲諸位眾人丁	白白鬍子年紀老	黑黑鬍子賣燒餅
括■鬍子大好老	沒得鬍子年紀輕	還有一班小孩子	半截爹爹鬧成羣
有男有女人不少	還有奶奶與屁精	買我油条與燒餅	吃在肚內押錯心
武橋不住連聲喊	各樣吃物喊分明		
白賣燒餅麻團油扎	脆麻花三個錢一件		
一個賣餅喊出口	諸位老少話不云	知道了來明白了	茶館沒得生意精
這晚不到旁處去	趕奔大街走一巡	忙把餅籃來■住	順住街道往前行
行不多時來好快	大街不遠到來臨	嘴內不住喊賣餅	大家小戶總知情
一順大街走下去	對面來了一個人	認得只當認不得	撞他一頭開開心
叫我在長街			

英雄生來是豪奇 萬馬營中立帝基 景陽打死斑斕虎 天下聞名四海知
 咱武松摻見大老爺不知喚都頭有那路差事 縣白武松聽了昨日上司批文已到
 山西反來蕭龍蕭虎強寇一十三名與你差票一道快些前去捉拿撒手差票去生
 捉拿強寇回 縣白你緊記了衙前無事打鼓退堂差白哦哦生白弟兄們聽了今奉
 縣主公丈文命我到山西捉拿蕭龍蕭虎今日天氣不早你們暫且歇在酒館等我一
 等咱到家中辭兄別嫂回來同你們办案而去丑白好呀二爺回家速去速來生白
 得罪了唱 弟兄歇在酒館中 武松回家 起板
 弟兄歇在酒館中 武松回家把信通 邁開虎步往前走 轉灣末角急冲冲
 正行舉目抬頭看 生涯買賣鬧烘烘 無心觀看街坊景 弓拉滿絃對直崩
 行不多時來好快 紫石街在眼目中 一照小街走下去丑白
 家中無營業 窮到春梁心 無得生意做 賣餅過光陰
 我乃姓武名橋今日清閒無事還有幾個燒餅去到街坊做生意一番只可嘅

趕到長街做營生	一照長街走下去	生街唱街坊丟下
眼看兄長將身動	街坊丟下咱武松	這番不奔旁處去
三步當住兩步走	兩步當作一步衝	行不多時來好快
停身止步來站下	喊聲嫂嫂開屏風	敲喊三聲外邊站
潘金蓮來香房登	耳聽外邊有人聲	奴在香房坐不住
移動金蓮來好快	前頂自家大門庭	停身止步忙開口
生白 咱武松回來	且唱聽是叔爺回家轉	喜在眉頭笑在心
嫂開兜央讓你行	用手開放門二扇	走進二叔將豪英
為嫂就在後頭跟	順手將門來關起	橫槓豎緊吞吞
草堂不遠面前存	將身進了草堂內	潘氏連忙不消停
為嫂問你兩三聲	不在衙署來办案	來到家中為何因
免得為嫂掛在心	輕言慢語把叔問	生接唱這廂上前
武松上前把話通	尊聲大嫂女粉紅	你在這廂略坐坐
		且聽愚弟來告送

生白你看大街大巷他不走望咱身上撞起來了認得便罷認不得難逃俺這一拳		
丑白哎嚶■那家磨坊驢子不扣望我殘疾人身上撞來認得便罷認不得代家去		
把他殺了煨湯吃生白我當何人原來兄長到此丑白哎嚶還是賢弟嗎你往		
那里而去生白兄長那快知道今領縣主公文愚弟要到山西办案捉拿一班強徒		
特回家攔辭兄別嫂丑白哎嚶賢弟你這番到山西办案還罷了伏望早些回來生		
白這為怎講丑白旁的不怕怕的你嫂起洋■心要害我生白兄長不必多言有俺在		
此諒他不敢丑白賢弟街坊稍站一刻且聽愚兄道來丑白		
賢弟連番	大郎上前便開聲	賢弟連番口內稱
我把言詞說你聽	你在衙門不知道	可知你嫂是妖精
看他不是正式形	你上山西去办案	家中丟下我當身
不知你嫂什麼心	倘若是个賢良女	理當就把你兄尊
謀害愚兄命殘生	你由山西回家轉	怕的弟兄會不成
叫聲賢弟轉回程	這番去到家攔裡	囑託你嫂要留神
		此番不到旁處去
		大郎上前便開聲
		你在這旁略站站
		每日梳洗巧打扮
		兄長手足不大便
		如若不是賢良女
		大郎說出斷頭話
		此番不到旁處去

今日領了縣主令	要到山西捉蕭龍	咱到山西去办案	家中事情掛在胸
兄長手足不大便	拜託嫂嫂要包容	一切事務來照應	敬重我哥大長兄
夫妻同心過日月	不要吵在家中	若是兄長冲撞你	萬事全看咱武松
山西办案回來轉	不忘嫂嫂一片功	要是你今不安分	武松回家難過工
這是武松拜託你	大嫂莫當耳邊風	伏望嫂嫂不怠慢	收拾愚弟奔大同
由頭至尾講到底	且接唱這相聽得		
潘金連來笑容容	尊聲二叔將英雄	你在草堂略坐坐	且聽為嫂說情濃
你到山西去办案	莫把家中挂心胸	一切事務都有我	怎能怠慢你長兄
只請叔爺寬心放	早去早回轉家中	嫂嫂后邊去办飯	替我二叔把行送
一直來到廚房內	收拾鍋碗把菜弄	大米飯在裡鍋煮	活跳鮮魚外鍋烹
飯鍋頭上蒸臍肉	蟹黃粉兒又加葱	正正办把多半會	順代一壺壯元紅
捧盤托盞廚房出	不緊不慢望前衝	將身就把草堂進	酒菜頓在桌案中
只請叔爺上席坐	嫂嫂一旁進幾盅	叔爺呀這番去到山西地	馬到成功走上風

旗開得勝回家轉	一家團圓再相逢	只請叔爺酒飯用	生接唱咱這相領
武松就把飯菜用	連叫嫂嫂女花容	多蒙嫂嫂把行送	回來拜謝女粉紅
咱今闕照你的話	莫把黃金當廢銅	辭別嫂嫂將身動	拍上街心跑得凶
一直來到酒館裡	喊聲一班眾弟兄	你們快快來收拾	趕快動身奔大同
弟兄聽說不怠慢	一齊收拾急冲冲	三步當作兩步走	兩步當作一步衝
正行舉目抬頭看	陽關古道眼目中	委住陽關朝前走	邁動大步快如風
三里走過桃花店	五里又過樹梧桐	逢山不看山中景	過河那看取魚翁
這番去到山西地	捉拿蕭虎和蕭龍	把他弟兄來捉住	陽谷縣內賞頭功
一言說不盡肺腑話	弓拉滿絃對直崩	一順陽關走下去	山西办案捉奸雄
引 獨坐書房	苦讀文章		
白我是花街浪子頭	三街六巷任我遊	吃過多少香美酒	扒過多少粉牆頭
小生西門慶是也	今日正坐書房心中悶倦不	免到長街遊玩一番	只可吼

細膩膩的尖下巴
彎弓蛾眉賽月牙
上代珠環點翠花
形像仙女却不差
大紅綉鞋半小揷
十指興興賽笋芽
叫人一望渾身麻
這等樣子實可誇
旦接唱 草樓瞧見
地角方圓鎮九州
一雙俊眼把情勾
大搖大擺街上遊
不亞三國呂溫侯

不搽杭粉自來白
生成秋波雙籬眼
身穿一件時式褂
下穿一條大紅褲
看起只得寸半把
人說三國貂蟬美
若得此人為夫婦
左思右想多半會
潘金蓮來坐草樓
白啞啞的隆長臉
唇紅齒白多好看
風流樣子多文雅
爹什俏來娘甚俊

不揮胭脂似珠砂
望人一描魂跟他
十行背心外面加
百結湘裙四面掛
不矧不歪又不斜
他比昭君少琵琶
少過幾年染黃沙
街后去找王大媽
看見才郎寔不醜
生成乖肩兩耳頭
一笑酒窩圓溜溜
年紀只得十八九
生下這等美風流

櫻花小口含碎玉
又見一雙乘興耳
楊柳細腰膚膊好
裹条套子吃面縫
他在草樓將衣晒
佳人生得多風雅
不知那家生的女
一照小街走下去
天庭飽滿是貴相
兩道秀眉分左右
文質彬彬品相好
人說潘安生得好
主打那晚望一眼

了
山外青山樓外樓
一把摟住紅娘子
街坊有件疑難事
正行舉目抬頭看

鶯鶯寫書隔牆丟
新來弟子習春秋
男子梳了女人髻
前頂紫石后街頭

君瑞拾起書來看
春風吹得遊人醉
金榜題名空富貴
一照照後街走下去

月夜跳過粉牆頭
惊醒佳人夢長州
洞房花燭假風流
旦接唱 香房內來

潘氏女來坐香房
一手提住紅脚桶
忙把脚桶來丟下
正正洗把多半會
將身就把門來進
叫我在草樓 生接唱
正在後街來頑耍
梳油頭 插翠花
頭上蒼尋記 少

想起洗衣那一狀
衣裳攘在肩頭上
提起吊桶取水漿
回奔家欄晒衣裳
手拿竹竿奔樓窗
竹竿扎我惱袋瓜
■ 蠅上邊站不住
奎長日果昆周僉

這晚不奔旁處去
移動金連來好快
金桶洗來銀桶潏
轉灣末角來好快
一直來到草樓上
抬起頭來觀真看
蚊子一滑仰兒巴
昏來無志又無芭

趕奔井闌走一場
井欄早在日當陽
衣裳洗得亮湯湯
自家門在眼目旁
衣裳攘在竹竿上
看見二八女嬌娃
首飾不知有多少
兩個含思雙西凹

西門慶來笑哈哈	喊了一聲王大媽	你老一旁來坐下	且聽小生說根芽
我到后街去頑耍	一直走到草樓下	正在草樓來所過	竹竿扎我腦袋瓜
抬起頭來觀真看	看見二八女嬌娃	他在草樓將衣晒	叫人一望渾身麻
柳眉杏眼生得美	風流樣子寔可誇	我今被他扎一下	時時刻刻不忘他
不知他家姓什麼	那家姑娘把那家	小生心內不明白	特來問道大媽媽
你把名姓對我講	免得想他把心抓	輕言慢語對王媽講	丑旦接唱這廂聽得
有王媽來惱巴巴	叫聲官人聽根芽	只才問道草樓女	老生告訴你寔話
你問他家名和姓	潘家姑娘把武家	大郎是他親夫主	小叔武松是壞瓜
陽谷縣內當馬快	動不動來把人殺	他今是我干女兒	我是他的干媽媽
這是你今來問我	旁人定然不饒他	只叫官人快些走	生接唱這廂上前
聽把言來笑哈哈	低下頭來主意拿	左思右想多半會	陡生一計在心下
自古青酒紅人面	財帛一到心就花	伸手懷中摸一把	摸出銀子白沙沙
連忙上前行一禮	喊了一聲王大媽	此是紋銀十兩正	送把大媽吃早茶

時時想把情來偷	若得此人為夫婦	少遇幾年掩荒坵	可恨天不從人願
錯配大郎十不週	磕頭惱子糞勺臉	爛紅眼睛往裡搵	活嘴黃牙齊露齒
黃膿鼻子拖過溝	撓腮鬍子招風耳	縷子活像小秤鈎	■爪圈膀挺胸脯
走起路來腿只丟	未從張口把話講	口水沙沙往下流	想奴前世作的孽
月老錯配駕鳳儔	動不動來將我管	氣得奴家不自由	越思越想越難過
陣陣慾火起重樓	六月脂油熬不住	鵬月蘿卜凍心頭	潘氏不住來思想
生接唱后街上來了	西門慶來不消停	趕到后街走一程	邁步如梭往前走
誰做消遲怠慢人	行不多時來好快	王媽門在面前存	抬起頭來望一眼
丁頭門閨緊吞吞	停身止步來站下	喊聲大媽快開門	敲喊三聲外邊站
老旦白少年人嬌花嫩蕊	老來時葉落枯枝		
老生乃王婆是也正在家欄坐忽聽人敲門開開門來看看那個王八旦西大官			
人門前站請家來坐西大官人無事不到三寶殿不是燒香就了願生白大媽媽一			
旁打坐且聽小生道來唱	只聽大媽一旁坐	細聽小生	

好在此事不要緊
邁動扁魚往前走
東喝酒 西看牌
釘大底 打草鞋
用个藤串來串起
他今不想生意做
丈夫生來急作賭
多少布疋他不要
老生聽說裁掛褲
四月有个道奶奶會
小褂子是王婆做
釘子沒得落頭錠
大叉直對大叉料

九天仙女夾凡人
說幾句笑話散散心
这个勞日子寔難挨
五伯个銅錢聚起來
就望鋪底下藏起來
一心門人家去看牌
撲撲屁股喊不來
買對缸青笑嗜嗜
把閨席剪尺棹上擺
還怕掛褲趕不起來
三個袖子裝起來
春梁縫錠下鈕一排
小人子裝上褲腰來

說把之時將門出
老王婆來不胎亥
小奴家代人家丁大底
五百銅錢來聚起
被我家男人來看見
該因老頭甩局好
贏了錢 雄抖抖
缸青拿到家欄內
正月初一開了剪
我家男人來穿起
貼襠就把貼襠貼
小褂子毛病一說出
我家男人來穿起

丁頭門鎖緊吞吞
嫁个男人不長財
老生沒事打打草鞋
就用藤繩穿一塊
搶手奪腳懷裡揣
一連胡了十七八牌
趕到街坊把布疋買
叫我老生掛褲裁
裁到三月桃花開
我把毛病說出來
夾肢窩內就把領堂開
再把褲子毛病說出來
碎米步子奴工奴工又不開

丑旦白 不要哪拿得來生唱
只請大媽無別事
輕聲慢語講到底
老王婆來笑哈哈
這番快到長街上
就說我過六十歲
老生佯徇出門去
這是我今想的法
聽把言來笑哈哈
這番不奔旁處去
抬起頭來觀真看
老王婆來不消停
如若准他那件事

代我就把皮条拉
丑旦接唱 這相聽得
西大官人聽根芽
去買綢緞好布紗
把他代到我的家
就說街坊去冲茶
官人你看差不差
喊了一聲王大媽
趕奔店面買綢紗
長街早在眼目下
心中就把主意尋
外人知道難為情

此須銀子送把你
如若皮条拉上手
你今要幹那件事
東西買到我家內
代到家中衣裳做
外去冲茶全是假
催促官人綢緞買
这个主意想得奸
得罪大媽將門出
一照照長街走下去
將才門慶來到此
若是不准那件事

有句言詞聽根芽
重重報答老人家
小錢頭子都要花
老漢代你主意拿
把你藏在鋪底下
讓你二人去頑耍
生接唱 西門慶聽得
到的是个老行家
邁動大步往前洒
丑旦接唱 丁頭門來了
送我十兩雪花銀
白花花銀子拿不成

拙婆娘 嘴真乖 罵我男人屁股歪 男人聽說鬼頭性 一路皮拳望下搥
夫妻正在來 吵 對門來了二奶奶 二奶奶就來到此 把我夫妻來拉開
好的只當好的待 醜的只當醜安排 無事代你燒燒火 剝剝葱來揀揀菜
沒得事脫脫土腳傳傳後代 夫妻不必來 吵 我今代你掛褲改 這個奶奶手段巧
褂子改出背心子來 忙把褲子有一改 改成好像駝口袋 一路笑話說不盡
潘家門在目當懷 停身止步來站下 喊聲干女兒把門開 敲喊三聲門外站
旦白 那個來的 丑旦白 你死鬼干媽媽聲音不懂嗎 旦白 干媽媽稍站讓女兒來開
門開開門來干媽媽請家中坐干媽媽無事不到三寶殿不是燒香就了愿 丑旦白
乖乖姣養的干閨娘你頭那個梳的 旦白 自己梳的 丑旦白 脚是那個裏的 旦白 女
兒自己裏的 丑旦白 姣養的頭梳滑油油腳裏圓溜溜的 這晚像個人了 旦白 干媽
媽到我家有什麼事情的 丑旦白 你不曉得嗎 媽媽六十歲要到了 旦白 不是干媽
媽提起我到忘記了 丑旦白 干女兒特來請你上我家去做點衣裳過過壽 旦白 我
這晚不像以先了東裡有能去西裡有能行 這晚有個大郎在家內小小男人能做

主小小狸貓能逼鼠要問到大郎准去才能去呢 不准不能去 丑旦白 乖乖姣養的
說說話來是的 這才是個夫妻道理 干女兒把我干兒子喊上來 旦白 大郎走起干
媽媽來了 丑白 喊什麼 旦白 干媽媽來了 丑白 我燒小老鼠吃呢 旦白 干媽媽你看他
燒
小老鼠吃呢 丑旦白 干閨娘這是各人所愛 旦白 來哪 丑白 我屎到來下丁 丑白 罷
了他魯拙 旦白 快來哪 干媽媽等你 丑白 我同大公雞打架 旦白 來 丑白 來了 喊什
麼 旦白 干媽來 丑白 在那快 旦白 在那快呢 丑白 干媽媽在上我代磕頭搗鼻子 丑旦
磕頭就磕頭搗什鼻子 丑白 干媽媽我磕頭鼻子搗地 丑旦白 罷了 來到就是你腿脚
不便站起來 丑白 來了 婊子燒茶 旦白 燒什麼茶 丑白 炒米茶 旦白 你買多少炒
米的 丑白 我陳年買七錢炒米 我吃八大碗就沒得了嗎 旦白 你們看七文炒米他
到吃得八大碗看有沒得了 丑白 拿別樣燒茶 旦白 什麼燒茶 丑白 向日葵燒茶 旦
白 向日葵能燒茶嗎 丑白 茶禮茶禮 旦白 沒得了 丑白 去問道 干媽媽看他可吃葷
旦白 干媽媽可吃葷嗎 丑旦白 我葷素兩便 丑白 燒茶 旦白 什麼燒茶 丑白 我有兩

女兒嫌我醜呢我那快醜丑且不醜丑白人家四平八滿我四平十二滿干媽媽你
干女兒說我矮呢我那快矮干媽媽我才四十五歲那快就不長嗎我站起來不像
棵松嗎蹲下來不像個鍾嗎睡下來不像弓嗎我那快醜嗎不是我大郎擺臉吊在
煤炭裡還我不着丑且白真不黑丑白干媽媽我不是做生意的嗎丑且白你還做
生意的到那快做生意的干兒子丑白我不是上南京嗎乘火車不要錢丑且白什
麼話不要錢丑白我人矮走人家夾肢窩內一蹣蹣進去了我到南京又蹣下來丑
且白到那快做什麼買賣的丑白我在街上轉三轉沒得底人來看我全說我那快
來的美男城脚跟有個老奶奶請人來說叫我把他做干兒子我還未肯呢不是拉兩
張台子還送我一掛大左纏線三开半重丑且白干兒子你這多大纏子丑白我這
個小纏子那晚大呢我這晚害病弔得哪丑且白害多少日子病丑白害三年六個
月病弔得了就這晚小纏子那快小嗎站起來拖到鼻子睡下來拖到蓆子窩起來
像個大棗栗子我不是販燈籠的嗎丑且白販什麼燈籠的丑白不是那等燈籠丑
且白還是船裝車拉的丑白我不化洋盤錢挑的嗎丑且白挑了多少好東西丑白向

我這樣力氣一担又挑十二個燈籠還代外載呢丑且白賺幾個錢的丑白連攪伙
盤程除盡我不賺三個錢嗎干媽我告訴你丑且白告送什麼丑白我晚上望那頭
扒他不肯用小肚子一挺把我攢在榻板肚內同小老鼠打一夜架連耳頭邊子都
嘿得了丑且白多話不講干兒子我來請干女兒的到我家做做衣裳你干媽六十
大壽到了丑白干媽媽不是你提起來我到忘記了我要買■爆肉臘燭代我干媽
媽去觸壽呢丑且白不會說話你說買點■爆臘燭肉代我干媽媽祝壽丑白干媽
你家做衣裳可有綠布丑且白做什麼丑白代塊把我做個綠帽子丑且白說不得
懷話哪丑白干媽媽你家可有它子丑且白做壽沒它子嗎丑且白叫你干女兒代兩
個把我吃吃手脚不便吃不多就代四十六個順代八兩酒我喝喝丑且白莫是
半升丑且白八兩就八下去了半斤我吃不的肉我吃不多少把盆大膾子代兩塊把
我吃就好了飯我又吃不多多少十八碗就好丑且白罷了我代把你吃准我干女兒
去丑白那有不准去道理你老人家先走叫他收拾收拾就到丑且白要來哪丑且白來嘍

請看下集

挑簾戲叔

武松殺嫂

大有可觀

戲曲, 淮戲, 武松打虎, 初集 + 二集

Drama, Huai-drama, Wu Song Fights the Tiger. Part One + Part Two